

# 2002

中国年度最佳

# 故事

年选  
大系

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GUSHI

8

《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 主编

江苏出版社

# 2002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

2002 ZHONGGUO NIANDU ZUIJIA GUSHI

年选  
大系



《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 主编  
漓江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2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陈惠芳主编.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3. 1  
(年选系列)

ISBN 7-5407-2938-4

I. 2... II. 陈... III. 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6421 号

## 2002 中国年度最佳故事

编者◎《山海经》选编 陈惠芳主编

责任编辑◎陈植武

封面设计◎罗 赟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 ljch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广西新华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78 千字

印张◎10

版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5407-2938-4/I·1773

定价◎16.0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 编者的话

陈惠芳

2002年,我国一下子又冒出了十多家故事报刊,有的是新创办的,有的是从别的刊物脱胎换骨改版而成的,还有的是从老刊派生出来的,诸如由月刊变成了两个版本的半月刊,等等,故事文学界可说是生气勃勃,欣欣向荣。

综观2002年的故事作品,发现有三大特色。

一是出情。现在越来越多的故事作者在创作时追求以情动人。本集子收入的26篇新故事新传说中,就有近一半的作品重点是写情的:《半世恩怨》写的是现任市委书记与昔日的救命恩人之间的情、恨纠葛,《难忘“小干兵”》追忆的是小战士浓浓的父子之情和对祖国的赤诚,《我心中永远的痛》表达的是“我”对母亲的愧疚,《生死母女情》歌颂的是伟大的母爱,《抄书的小姑娘》讲的是车祸受害人对肇事者家庭的宽容,《眼睛》倾诉的是爱虚荣的儿子的无比悔恨,《真情相碰》则叙述了一个普通农民无私善良的情怀……除这些之外,在另一些作品中,如《我在商场当“特工”》、《替儿求职》、《麻五婆复仇记》,作者也都是饱含激情,因此读来真切感人。

二是新。这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题材方面。2002年的故事作品题材更广泛,涉及的方面更多。本集中的《我在商场当“特工”》,反映的是鲜为人知的在商场自选区内专门抓偷窃商品者的商场内部保安人员也就是暗哨的故事;《谁吃了我的烧卖》可划入鬼故事范围,这类鬼故事以前多见搜集整理的,此篇却完全是创作的;《御史刘村风云》则是

直面现实,揭示了令人深思的当前乡村宗族势力的危害以及乡村政权建设所面临的问题……题材的拓宽使故事文学更显丰富多姿,异彩纷呈。二是表现手法方面。除了传统的以第三人称叙述的故事外,已有不少作品采用第一人称说“我”的故事,本集中这样的故事就有好几篇。这些故事让人更感亲切,与读者的距离似乎更近。

三是深。有人认为故事文学只能反映些家庭矛盾、邻里琐事,只能作为娱乐消遣,不可能像雅文学那样表达深刻的思想。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本集中除了上面提到的新故事《御史刘村风云》外,还有民间传说《唾沫桥》都表达了相当深刻的思想,很值得一读。

愿我们的故事文学越来越兴旺,越来越繁荣。

# 目 录

编者的话..... 陈惠芳( 1 )

## 新故事·新传说

- 半世恩怨..... 卢 群( 1 )
- 难忘“小干兵”..... 吴 天(14)
- 好人阿憨..... 张国心(19)
- 五年前,五年后 ..... 罗斯夫(23)
- 糊涂的爹娘..... 美 桦(27)
- 选小偷..... 牛正春(30)
- 一人酒吧..... 王海椿(33)
- 死尸说媒..... 书 仙(36)
- 丢羊官司..... 吴 为(48)
- 我心中永远的痛..... 方 耕(53)
- 新来的女招待..... 肖士太(57)
- 生死母女情..... 徐卓人(64)
- 借条的故事..... 建 英(72)
- 骗人的老头..... 柳婉约(75)
- 抄书的小姑娘..... 一 冰(78)
- 我在商场当“特工”..... 郑 文(83)
- 眼 睛..... 碧青潭(90)
- 小丑与花旦..... 王笑非(93)
- 替儿求职..... 戴永红(101)
- 你的文凭比我真..... 石松泉(104)
- 谁吃了我的烧卖..... 唐振极(107)

口 红·····	孙 麓(110)
寻找白色风衣的主人·····	高 伟(113)
真情相碰·····	美 春(118)
学 能·····	孙建英(124)
都是我的好爸妈·····	张祖荣(127)
御史刘村风云·····	周宝忠(140)

### 民间奇闻

万大脉救窑震恶主·····	阳 辛(161)
儒 匪·····	李永生(163)
10岁女保镖·····	胡方元(167)
一品知县·····	王 教(170)
麻五婆复仇记·····	傅昌尧(174)

### 聪明人的故事

遭遇海盗·····	陈文怡(177)
不沉的战舰·····	潘焕新(179)
智惩黑心老板·····	吴 群(182)
李秀才巧计惩恶婆·····	凯 文(186)
三个人中间的叛徒·····	林 敬(189)
一字辨案·····	卢永男(192)
丑妓告御状·····	郭凤英(195)

### 民间奇案

古黄移尸案·····	王永坤(201)
歙县离魂案·····	宛陵生(216)

### 民间传说

状元府里的怨结·····	尹洪林(222)
钱员外教子·····	曾凡洪(227)

---

管  爷	范大宇(235)
三卖功名	郑  平(240)
唾沫桥	李宗儒(249)

### 历史故事

古刹惊变	孙方友(260)
方志敏与他的囚兄	应跃鱼(283)

### 海外奇闻

天衣无缝	未  精(295)
地毯上的裁纸刀	刘夏艳(300)
别墅移尸案	崔新三(305)
警察与流浪汉	李卫东(309)
最后的较量	王永坤(311)



# 新故事·新传说

## 半世恩怨

● 卢 群

### 恩人的到来,使他如坐针毡

这是一个风雪交加的深夜。湖东市火车站一号站台上,有个年近六十的男人正伸长脖子朝西眺望。此人名叫许兴华,现任湖东市市委书记。这天,他亲自前来接站,他要接的是苏鲁交界徐淮县碱嵩庄的周同和。

解放前,小游击队员许兴华在地下党员周同和家养伤时,周同和曾救过许兴华一命。解放后许兴华在徐淮县工作。从县民政局干事做到县长,后来调省里任财政厅副厅长,又派到湖东市任市委书记。周同和不识字,性格又过于耿直,所以担任的最高职务也只是党小组长。几十年来,周同和从未麻烦过许兴华一回,没有要求过他的任何帮助。这就使许兴华更觉得欠着这位大恩人还不完的情。许兴华曾多次邀请老人

到他家住，老人总是婉言拒绝。这次老人来湖东市，也是迫不得已，为的是治白内障。

按理说，许兴华这下该如愿了，那份总觉得欠大恩人的“心债”可以偿还了。然而，许兴华此刻有的只是莫名的烦躁、不安，他心里在说：这位甘守清贫、疾恶如仇的大哥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来！

原来，许兴华的公子许宏伟这年年初从省农行调到了湖东市农行。许兴华开始以为儿子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但是，许宏伟进了市农行不到半年，也没什么突出业绩，就由一名普通信贷员被提为分理处副主任，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许兴华准备认真过问此事。却由于手头事情多，一时抽不出空，只好暂且搁置下来。没想这一搁置，竟酿成了大祸。

许宏伟当上湖东市农行人民路分理处副主任才三个月，就已两赴深圳。说是考察，其实是转道澳门豪赌，输了800万，都是挪用储蓄款。到了第四个月的第一个工作日，市农行通知人民路分理处，让他们准备好全部账册，三天后接受稽查。当真一查，许宏伟必须露馅，罪行败露，就死定了。许宏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求父亲，请父亲看在死去的娘面上，设法保住他一颗脑袋。许兴华听了儿子的哭诉，气得浑身打颤，一巴掌将这个不争气的儿子的三颗牙齿打掉了。按许兴华本意，是想秉公处置，将这个独子交给司法机关。无奈小东西一句话，揭开了他尘封已久的巨创，他的眼前浮起了妻子脑浆迸裂的惨状。“文革”期间，妻子受他这个“走资派”连累，跳楼自杀。自杀前夜，妻子将儿子的衣衫一件件翻出来，脱线的一一缝好，掉纽扣的一一钉上，边钉边一遍又一遍地叮嘱，要他无论怎样都要善待儿子。当时他自己心里也烦得很，没有心思关注其他，竟未发现妻子异常。这是许兴华心底终身的痛。何况，妻子死后，他又被关押起来，房子也被一个造反司令占了，儿子四处流浪，受尽苦难。想起这些，许兴华怎能硬得起心肠大义灭亲！

但是，许兴华要救儿子，就得替儿子悄悄填掉那个大窟窿。三天时间，他上哪儿去筹集这800万？

正当许兴华急不可耐之时，富康集团董事长马富康深夜来访。他一不寒暄，二不拐弯，捧上一只密码箱，单刀直入地说：“这里有800万

现钞,许书记你如果还想查富康集团,你可以拒绝。”

许兴华一脸寒霜,冷冷地说:“你没有猜错,我到湖东来,打算干的几件大事中,是有查清你的问题这一件。你想收买我?你给我把这些钱拿走!”马富康说:“许书记,你再考虑考虑。你推开这个小箱子,推开的不是钱,而是一颗年轻人的头!”

许兴华的思想激烈斗争了一番,叹口气,掏出笔来,“刷刷刷”写了一张字条,默默地递给马富康。马富康瞟了一眼市委书记立的亲笔字据,笑道:“许书记,你真是用心良苦啊!这张借条,既有了儿子的救命钱,又不至于使自己陷入受贿的泥潭。但是,靠共产党给你的俸禄,你还得清吗?”说话间,马富康掏出香烟,用打火机点了,顺便点着了那张借条。马富康望着黑蝴蝶般飞舞的纸灰,很诚恳地说:“我走后,你把纸灰扫掉,就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当然,你仍然不会放心的。那么,我再送你两样见面礼。一是今夜我们不妨达成一个协议,从明天开始,富康集团的货一律退出湖东市场;二是……”马富康从口袋里摸出一份名单,放在茶几上,就站起身来告辞了。

马富康留给许兴华的,是湖东其他走私集团的名单。马富康要的只是湖东市的保税仓库和流通通道。有了这通道,他的走私货可以顺顺当当地发往全国各地。湖东市场从此马家货绝迹,再辅以打掉三五个张记王记走私集团,市委书记许兴华便能向上面拍胸脯,政绩就卓著了。马富康为许兴华设计得非常到位。马富康懂得,许兴华的地位越巩固,供他盘踞的保税仓库就越能成为坚不可摧的保险箱。就这样,许兴华以与马富康结成“神圣同盟”的代价,保住了儿子。

你想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周同和不期而至,怎不令许兴华如坐针毡?这要万一露出点蛛丝马迹……而周大哥的脾气,他又不是不知道!

“呜——”火车进站了。不一会儿,周同和走下车来。老人虽八十出头了,但身板还很硬朗,只是视力不好,待到许兴华走到他跟前,他才认出来。“大哥!”许兴华上前搀扶住恩人,“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就去医院治眼睛。”许兴华眼下只有一个想法:尽可能少让周同和呆在家中。

“哟,”老人一愣,然后笑道,“你比我还急呀!我本打算在你家住几天再说呢!”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许兴华最担心的事偏偏发生了。当许兴华将老人接到家,刚刚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许宏伟便大醉而归,还挽着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许兴华让他上前叫“周叔叔”,许宏伟却梗着脖子、大着舌头说:“你有权,马富康有钱,有你们两个后台老板,我还认什么‘周叔叔’!”

“你,”许兴华刚想大声斥责,瞥了一眼周同和,赶紧压低了声音,提醒许宏伟,“你刚闯过大祸,不吸取教训,倒越发肆无忌惮了!”

“怕什么,出了事,有马富康呢。上回我捅的那大乱子,不就是马富康给了你 800 万填上的嘛!马富康有的是钱,800 万算什么,有了你这顶保护伞,他花 8000 万都值。”许宏伟是真喝醉了,口无遮拦。许兴华却慌了,他恨不得上去捂住许宏伟的嘴。他惊惶地看一眼周同和,赶紧将他的宝贝儿子赶上楼去。“哎,我这宝贝儿子呀。”许兴华想打个哈哈混过去,可他回过头来,看到周老头在客厅的沙发上正襟危坐,一双蒙着白翳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自己。就算是一双盲目,许兴华也不敢正视。他心虚地避开了周同和逼视的眼神。

许宏伟的醉语,周同和全听懂了。

“马富康是谁?”周同和开口了。

“湖东市最大的民营企业富康公司的董事长。”许兴华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

“我隐约听到什么 800 万,你跟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地方?”周同和继续追问。

“周大哥,相信我,我还是党的领导干部,不会做出格的事。”说出这句话,许兴华已是冷汗涔涔了。

“但愿是我多嘴。”周同和叹口气,站起身,步履蹒跚地去他的房间了。

许兴华擦擦脸上的冷汗,心想:无论如何,明天得赶紧把这比猎犬还敏感的老头送去医院。

## 为了党，周大哥接受下特殊任务

第二天，周同和住进了市内最好的医院并开始医治白内障。他独住一间特护病房，有两位温柔的护士小姐细致入微地照料他，又有眼科专家制定了一套周密方案，用人工晶体使他复明。

眼睛的治疗十分顺利，然而周同和的心情却始终没有好过，特别是当护士向他讲了“湖东两英雄”的故事之后。

就在周同和住院治眼睛的第五天，湖东保税区发生了一场大火。那天子夜，全市居民大多被凄厉的警笛声惊醒，全市四十多辆消防车统统赶往保税区扑救。事后人们听说，如果那场大火不及时扑灭，一排一层楼高的储油罐便将爆炸，这一炸，起码得掀掉半个湖东城！当时，市委书记许兴华亲临现场指挥。因火势太猛，消防队员上一个被烧伤一个，开始出现了畏难的情绪。在那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许兴华冲到了最前沿。火舌一下舔焦了他的眉毛，他抓住水枪仍巍然不动。市委书记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鼓舞了大家，人们纷纷向火场纵深猛冲。一条条粗大的水龙将大火分割包围，终于把最后一缕火舌也压灭了。为此，许兴华的形象在市民眼里高大得不得了。

湖东市民心目中的另一位英雄，便是富康集团的老总马富康。马富康兼并塔陵公司的义举，一直为湖东市民所传颂。

有个姓张的人，以香港商人名义购买到湖东市民政局一纸批文，在该市郊区筹建塔陵。所谓塔陵，就是存放骨灰盒的塔状建筑。张姓商人通过本地报纸大做广告，让市民相信这种符合殡葬改革趋势的事业前景极其看好，投资塔陵在短期内便能收到丰厚回报。事后，他卷款潜逃。上当的人四处求助，有关部门都是“踢球高手”，此案拖了一年多也无人认真过问。受骗者终于忍无可忍了，相互串联，约定时间，聚集到市委、市政府门前静坐，一人手持一面小红旗，旗上统一写着一句话：“还我活命钱！”上千人加上围观群众，把市首脑机关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交通为之中断，市委、市政府所有干部上下班只能走后门。上下班不方便倒还在其次，令头头们挠头的是政治影响。市委常委连夜召开

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研究来研究去,唯一的办法是地方财政拿出钱来填那个窟窿。但市长坚决不同意,说这样一来,谁都要怀疑政府与那个骗子公司有私弊夹脏的关系了,不行不行。常委们熬夜讨论了一个通宵也未能形成决议,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富康集团宣布兼并塔陵公司,首期出资 120 万,回收上当者手中的股权。其实,马富康是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摊垃圾建筑,目的只是为了让上千集资户拿回他们那点可怜的积蓄。后来又有小道消息流传于街头巷尾,说马富康雇人将卷款潜逃的张经理找到,断了他一只手,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向穷人伸手!马富康此举,使他成了湖东市民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传奇英雄。

周同和在病床上听着医生护士们津津乐道于湖东两英雄的传奇经历,心里却没有丝毫的欣喜,有的只是隐隐约约的担忧。为什么偏偏又是他们两个?他想起那天许宏伟的醉语,什么 800 万,什么保护伞,凭着一个老党员的觉悟,他感到许马之间肯定有猫腻。然而,自己的疑窦又向谁诉说?周同和感到力不从心。

说来也巧,正在这时,他的老朋友,湖东市纪委书记赵铎来医院看望他了,这使周同和真如他乡遇故知。

赵铎也在徐淮县工作过。许兴华很赏识他,点名把他调到湖东市。不过,赵铎并未成为“湖东派”一员,他早就在注意“湖东派”与富康集团的问题了,也暗中收集了一些材料,如许兴华舍身救护的那些储油罐,竟是富康集团的走私原油!只是,赵铎苦于没有过硬的证据,权力又不够,揭不开这个盖子。当他得知徐淮县的老革命周同和在医院治眼睛,便特地前来探望。两人谈了很多,而且谈得很投机,都觉得对方不曾丢掉共产党员的本色。当周同和向赵铎诉说他的种种疑虑时,赵铎不禁喜出望外,正愁无法安插卧底的这位纪委书记,恰如瞌睡送了枕头来。本来,老人准备一出院就回徐淮老家去,“眼不见,心不烦”,与赵铎推心置腹一番长谈后,老人终于答应出院后再在许家多呆些日子,表面上是按医生嘱咐对复明的眼睛再观察一段时间,而实际上他是担当起一个特殊的任务,用纪委书记赵铎的话来说,就是“党放在腐败分子身旁的眼睛”!

## 面对周大哥，他要大义灭亲

周同和如期出院。许兴华尽管心里不情愿，但医生的嘱咐使他不得不开口挽留老人再住几天。周同和也就顺水推舟又住到了许家。

周同和从此处处留神许家的种种蛛丝马迹。终于有一天，老人发现了一个重大线索：马富康深夜造访许兴华。

自从结成神圣同盟后，除了公开场合的礼节性往来，为了避嫌，马富康从不与许兴华私下里接触。而且，马富康再也没有向许兴华行贿。作为补偿，他将许宏伟安排在富康集团，以副总经理的闲职让他领取丰厚的报酬，还赠豪宅，送美女，配高档车，让这个公子哥儿竭尽奢侈糜烂之能事，只求他安安稳稳享乐，不要招惹是非。谁知许宏伟欲壑难平，屡屡打着许兴华和马富康的牌子四处招摇撞骗，疯狂敛财，已经到了快要暴露“湖东派”关系网的地步了。马富康忍无可忍，这次深夜独访许兴华，将许公子的所作所为向他摊了牌，谋求许兴华支持，让他将许宏伟强行转移到外地软禁起来。他们的密谈，被有心人周同和听了个一点不漏。许兴华拉开门，看到了站在门口的脸色阴沉的周同和。他知道，现在什么都瞒不过老人了。

“你真的打算按马富康说的办？”周同和那双已经复明了的眼睛紧紧地盯着许兴华。

“大哥，他毕竟是我的独生儿子呀……”说完这一句，任凭周同和怎么劝说，许兴华就是闷着头，死不开口。

周同和的心揪紧了，此刻再说什么都没用了。眼看着许兴华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周同和很想再救他一次，就像五十年前一样。他想，惟一拯救许兴华的办法就是去找纪委书记赵铎，争取主动。既然许兴华不肯去，那他只好自己去了。

老人转身，步履蹒跚地向门口走去。走到大门边，老人的身子摇晃了一下，但随即，老人就站稳了身子，坚定地跨出门去。

突然，许宏伟持枪冲下楼来，大叫道：“爸爸，快拦住周老头。他早就与赵铎联系上了，他这是去告密呢。”

许兴华一惊，忙问：“你想干什么？你的枪哪里来的？知道私藏枪支犯法吗？”

许宏伟道：“我没工夫跟你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得马上追回周老头，宰了他！”

许兴华喝道：“我警告你，只要周大哥伤了一根汗毛，我就拿你是问，你休想再得到我的袒护，我将大义灭亲！”

许宏伟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如此严厉，不敢再轻举妄动。愣了半晌，他讷讷地说：“你的周大哥要害我们父子，你……”

许兴华打断他的话，痛心疾首地嚷道：“害我的是你这个畜生！为了你，我已经毁掉了湖东三百多名党员干部，我还有脸称自己是党的领导干部吗？但我还想做人，我若允许你伤害周大哥，我就连人也不是了！”

许宏伟也嚷道：“我就是不明白，那周老头到底是你什么人？就是你亲爹，你也不至于如此啊！”

许兴华一个巴掌扇到儿子脸上，斥责道：“臭小子，我这就告诉你，周大哥是我的什么人！”

## 半个世纪的大恩，他无法回报了

1948年，许兴华才九岁，入秋时节一场大病，使他无法跟随县大队行动。他父亲时任县大队总指挥，将他托付给地下党员周同和照看。还乡团得到消息，纠集了百十人马，中秋夜偷袭碱蒿庄，企图挟持许兴华，胁迫许父反水。周同和睡梦中被枪声惊醒，来不及多想，抱起许兴华，蹿出屋子钻进了玉米地。他的妻儿跑迟了一步，落入了还乡团手中。

天刚放亮，周同和透过棒子叶缝隙，看到村头架起了一口大铡刀，他的妻子冯玲花和儿子周天宝被五花大绑着跪在铡刀两旁；乡亲们被荷枪实弹的还乡团匪徒绑着，成半圆形站在外围充当观众。匪首拉开破锣嗓吆喝道：

“周同和，爷爷俺知道你藏在不远处，你在庄稼地里像鱼在大湖里



一样，拉网搜你，是白耗时辰。爷爷俺耗不起。说不定许总指挥的人马立时三刻就会赶到，俺这点老本不想做缸里的乌龟。爷爷俺打算速战速决。你睁大眼睛看清了——来啊！”

匪首一声令下，两个如狼似虎的匪徒便把冯玲花架到了铡刀口下，周天宝大声哭叫妈妈，被一个匪徒一枪托砸得下巴脱臼，再也喊不出声。乡亲们一阵骚动。匪首朝天开了一枪，顿时全场哑然。在一片死寂中，只剩下匪首的破锣嗓在回响：“周同和，爷爷俺数到三，你不乖乖地带着许小崽子走出来，你等着明年今日再做新郎吧！——二——三——！”

玉米地后面，连个蚂蚁也没往外爬。匪首骂一声：“你奶奶的熊！”亲自操铡，喀嚓！冯玲花身首异处，脖腔飙出的血喷了匪首一脸。匪首抹都不抹一下，笑道：“俺成关公了。周同和，老婆你不心疼，儿子你也舍得？为人家的儿子丢了自己的儿子，这本账你自己算一算！”说着，一脚蹬开冯玲花尸身，一把拎起周天宝颈皮，就将这个后生按在了铡座上。

周天宝这年也刚满九岁。许兴华泪雨滂沱要往外跑，想换同龄兄弟的一条命。面如死灰的周同和一手紧紧揽住他，怕他出声呼叫，另一手死死捂住了他的嘴巴。许兴华挣扎着，咬他的手，都咬出淋淋漓漓的一串血珠子来了，周同和始终不曾松开他。后来的事，许兴华就不清楚了。因为当那口血淋淋的大铡刀再次往下落的时候，他已昏厥了过去。

待许兴华苏醒过来，发现自己已躺在周家土炕上，炕前站着满身硝烟的父亲。是父亲率领县大队及时赶到，打退了还乡团，才使碱嵩庄的乡亲未遭大屠杀。但是，周同和的妻儿无法再接上脑袋了。许总指挥对儿子说：“兴华，从今天起，你就是周叔的儿子！”许兴华爬起身要给周同和磕头，要喊爹，被周同和拦住了，好说歹说，最后总算说得周同和应允今后让他以大哥相称。

……

听完了许兴华的讲述，许宏伟也惊呆了，举枪的手垂了下来。

许兴华挥挥手：“你给我滚！滚！快滚！”

许宏伟给撵走后，许兴华瘫坐在椅子上，他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就